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13位ISBN编号：9787020070800

10位ISBN编号：7020070809

出版时间：2002-6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安·巴·契诃夫

页数：234

译者：汝龙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内容概要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

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本书精选了《变色龙》、《万卡》、《套中人》、《一个文官的死》等14部短篇小说。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

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

《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

《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

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

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作者简介

安·巴·契诃夫（1860-1904），俄国古典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风格独特的小说家和戏剧家。

契诃夫本人是作家，也行过医。

代表作品有小说《苦恼》、《万卡》、《第六病室》、《套中人》、《约内奇》，剧本有《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和《樱桃园》。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书籍目录

导读 知识链接 一个文官的死嫁妆胖子和瘦子变色龙苦恼万卡渴睡跳来跳去的女人第六病室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农民套中人醋栗约内奇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章节摘录

一个文官的死 在一个挺好的傍晚，有一个也挺好的庶务官，名叫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坐在戏院正厅第二排，举起望远镜，看《哥纳维勒的钟》。

他一面看戏，一面感到心旷神怡。

可是忽然间……在小说里常常可以遇到这个“可是忽然间”。

作者们是对的：生活里充满多少意外的事啊！

可是忽然间，他的脸皱起来，眼珠往上翻，呼吸停住……他取下眼睛上的望远镜，低下头去，于是……啊嚏！

诸位看得明白，他打了个喷嚏。

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打喷嚏总归是不犯禁的。

农民固然打喷嚏，警察局长也一样打喷嚏，就连三品文官偶尔也要打喷嚏。

大家都打喷嚏。

切尔维亚科夫一点也不慌，拿出小手绢来擦了擦脸，照有礼貌的人的样子往四下里瞧一眼，看看他的喷嚏搅扰别人没有。

可是这一看不要紧，他心慌了。

他看见坐在他前边，也就是正厅第一排的一个小老头正用手套使劲擦他的秃顶和脖子，嘴里嘟嘟啾啾。

切尔维亚科夫认出小老头是在交通部任职的文职将军布里兹扎洛夫。

“我把唾沫星子喷在他身上了！”

”切尔维亚科夫暗想。

“他不是我的上司，是别处的长官，可是这仍然有点不合适。

应当赔个罪才是。

”切尔维亚科夫就嗽一下喉咙，把身子向前探出去，凑着将军的耳根小声说：“对不起，大人，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我是出于无心……”“没关系，没关系……”“请您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

我本来……我不是有意这样！”

”“哎，您好好坐着，劳驾！”

让我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心慌意乱，傻头傻脑地微笑，开始看舞台上。

他在看戏，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心旷神怡了。

他开始惶惶不安，定不下心来。

到休息时间，他走到布里兹扎洛夫跟前，在他身旁走了一忽儿，压下胆怯的心情，叽叽咕咕说：“我把唾沫星子溅在您身上了，大人……请您原谅……我本来……不是要……”“哎，够了……我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

”将军说，不耐烦地撒了撒下嘴唇。

“他忘了，可是他眼睛里有一道凶光啊，”切尔维亚科夫暗想，怀疑地瞧着将军。

“他连话都不想说。

应当对他解释一下，说我完全是无意的……说这是自然的规律，要不然他就会认为我是有意啐他了。

现在他不这么想，可是过后他会这么想的！”

”切尔维亚科夫回到家里，就把他的失态告诉他的妻子。

他觉得妻子对待所发生的这件事似乎过于轻率。

她先是吓了一跳，可是后来听明白布里兹托洛夫是“在别处工作”的，就放心了。

“不过你还是去一趟，赔个不是的好，”她说。

“他会认为你在大庭广众之下举动不得体！”

”“说的就是啊！”

我已经赔过不是了，可是不知怎么，他那样子有点古怪……他连一句合情合理的话也没说。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不过那时候也没有工夫细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理了发，到布里兹扎洛夫那儿去解释……他走进将军的接待室，看见那儿有很多人请托各种事情，将军本人夹在他们当中，开始听取各种请求。

将军问过几个请托事情的人以后，就抬起眼睛看着切尔维亚科夫。

“昨天，大人，要是您记得的话，在‘乐园’里，”庶务官开始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而且……无意中溅您一身唾沫星子……请您原……”“简直是胡闹……上帝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您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将军扭过脸去对下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说。

“他话都不愿意说！”

”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脸色发白。

“这是说，他生气了……不行，这种事不能就这样丢开了事……我要对他解释一下……”等到将军同最后一个请托事情的人谈完话，举步往内室走去，切尔维亚科夫就走过去跟在他身后，叽叽咕咕说：

“大人！”

倘使我斗胆搅扰大人，那我可以说不，纯粹是出于懊悔的心情！

……这不是故意的，您要知道才好！

”将军做出一副要哭的脸相，摇了摇手。

“您简直是在开玩笑，先生！”

”他说着，走进内室去，关上身后的门。

“这怎么会是开玩笑呢？”

”切尔维亚科夫暗想。

“根本连一点开玩笑的意思也没有啊！”

他是将军，可是竟然不懂！

既是这样，我也不想再给这个摆架子的人赔罪了！

去他的！

我给他写封信就是，反正我不想来了！

真的，我不想来了！

”切尔维亚科夫这样想着，走回家去。

那封给将军的信，他却没能写成。

他想了又想，怎么也想不出这封信该怎样写才对。

他只好第二天亲自去解释。

“我昨天来打搅大人，”他等到将军抬起询问的眼睛瞧着他，就叽叽咕咕说，“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为了开玩笑。

我是来道歉的，因为我打喷嚏，溅了您一身唾沫星子……至于开玩笑，我想都没想过。

我敢开玩笑吗？

如果我居然开玩笑，那么结果我对大人物就……没一点敬意了……”“滚出去！”

！

”将军脸色发青，周身打抖，突然大叫一声。

“什么？”

”切尔维亚科夫低声问道，吓得愣住了。

“滚出去！”

”将军顿着脚，又说一遍。

切尔维亚科夫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东西掉下去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退到门口，走出去，到了街上，慢腾腾地走着……他信步走到家里，没脱掉制服，往长沙发上一躺，就此……死了。

嫁妆 有生以来我见过很多房子，大的、小的、砖砌的、木头造的、旧的、新的，可是有一所房子特别生动地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不过这不是一幢大房子，而是一所小房子。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这是很小的平房，有三个窗子，活象一个老太婆，矮小，伛偻，头上戴着包发帽。

小房子以及它的白灰墙、瓦房顶和灰泥脱落的烟囱，全都隐藏在苍翠的树林里，夹在目前房主人的祖父和曾祖父所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当中。

那所小房子在苍翠的树林外边是看不见的。

然而这一大片绿树林却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小房子。

它那辽阔的院子跟其他同样辽阔苍翠的院子连成一排，形成莫斯科街的一部分。

这条街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人坐着马车路过，行人也稀少。

小房子的百叶窗经常关着：房子里的人不需要亮光。

亮光对他们没有用处。

窗子从没敞开过，因为住在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

经常居住在桑树、槐树、牛蒡当中的人，对自然界是冷淡的。

只有别墅的住客们，上帝才赐给了理解自然界美丽的能力，至于其他的人，对这种美丽却全不理睬。

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有很多，就不为人们所看重。

“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就不珍惜”。

其实还不止于此：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反而不喜欢呢。

小房子四周是人间天堂，树木葱茏，栖息着快乐的鸟雀，可是小房子里面，唉！

夏天又热又闷，冬天象澡堂里那样热气腾腾，有煤气味，而且乏味，乏味得很……我头一次访问小房子是很久以前为办一件事而去的：房主人是契卡玛索夫上校，他托我到那儿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

那第一次访问，我记得很清楚。

而且，要忘记是不可能的。

请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您从前堂走进大厅的时候，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带着恐慌和惊愕的神情瞧着您。

您是“生人”，客人，“年轻人”，这就足以使得她惊愕和恐慌了。

您手里既没有短锤，也没有斧子，更没有手枪；您满面春风地微笑，可是迎接您的却是惊恐。

“请问，您贵姓？”

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而您认出她就是女主人奇卡玛索娃。

您说出您的姓名，讲明您的来意。

惊愕和恐惧就换成尖细而快活的“氨的一声喊，她的眼珠不住往上翻。

这“氨的一声喊，象回声一样，从前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从客厅传到厨房……连续不断，一直传到地窖里。

不久，整所房子都充满各种声调的、快活的“氨。

过了五分钟光景，您坐在客厅里一张又软又热的大长沙发上，听见“氨声已经走出大门，顺着莫斯科街响下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除虫粉和新羊皮鞋的气味，皮鞋就放在我身旁的椅子上，用手巾包着。

窗台上放着天竺葵和薄纱的女人衣服。

衣服上停着吃饱的苍蝇。

墙上挂着某主教的油画像，镜框玻璃的一角已经破裂。

主教像旁边，是一排祖先们的肖像，一律生着茨冈型的柠檬色脸庞。

桌上有一个顶针、一团线和一只没有织完的袜子。

地板上放着一件黑色女上衣，潦草地缝在一块纸样上。

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惊恐慌张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纸样和一块块裁衣用的画粉……“我们这儿，请您原谅，凌乱得很！”

奇卡玛索娃说。

奇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谈话，一边困窘地斜起眼睛看房门，房门里的人们还在忙着收拾纸样。

房门也似乎在发窘，时而微微启开，时而又关上了。

“喂，你有什么事？”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奇卡玛索娃对着房门说。

“Où est mon cravatte, lequel mon père m'avait en-voilà de kursk ?

”房门里面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Ah, est-ce que, Marie, que.....唉, 难道可以.....Nous avons donc chez nous un homme très peu connu par nous.....你问露凯丽雅吧.....” “瞧, 我们的法国话说得多么好!

”我在奇卡玛索娃的眼睛里读到这样的话。

她高兴得满脸通红。

不久房门开了, 我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姑娘, 年纪十九岁左右, 身穿薄纱的长连衣裙, 腰间系着金黄色皮带, 我还记得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扇子。

她走进来, 行个屈膝礼, 脸红了。

先是她那点缀着几颗碎麻子的长鼻子红起来, 然后从鼻子红到眼睛那儿, 再从眼睛红到鬓角那儿。

“这是我的女儿!

”奇卡玛索娃用唱歌般的声者说。

“这个年轻人, 玛涅琪卡; 就是.....” 我介绍我自己, 然后我对这里纸样之多表示惊讶。

母女俩都低下眼睛。

“耶稣升天节, 我们此地有一个大市集, ” 母亲说。

“在市集上我们总是买些衣料, 然后做整整一年的针线活, 直到下个市集为止。

我们的衣服从不交给外人去做。

我的彼得·谢梅内奇挣的钱不算特别多, 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大手大脚。

那就只得自己做了。

” “可是谁要穿这么多的衣服呢?

这儿只有你们两个人埃” “嗨,难道这是现在穿的?

这不是现在穿的!

这是嫁妆!

” “哎呀, 妈妈, 您在说些什么呀?

!

”女儿说, 脸上泛起红晕。

“这位先生真会这样想了.....我绝不出嫁!

绝不!

” 她说这些话, 可是说到“出嫁”两个字, 她的眼睛亮了。

她们端来茶、糖、果酱、黄油, 然后她们又请我吃加鲜奶油的马林果。

傍晚七点钟开晚饭, 有六道菜之多。

吃晚饭的时候, 我听见很响的呵欠声, 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大声打呵欠。

我惊讶地瞧着房门: 只有男人才那样打呵欠呢。

“这是彼得·谢梅内奇的弟弟叶果尔·谢梅内奇,” 奇卡玛索娃发现我吃惊, 就解释说。

“他从去年起就住在我们这儿。

您要原谅他, 他不能出来见您。

他简直是个野人.....见着生人就难为情.....他打算进修道院去.....他原来做官, 后来受人家的气.....

所以他挺伤心.....” 晚饭后, 奇卡玛索娃把叶果尔·谢梅内奇亲手刺绣、准备日后献给教会的一件肩袷袈拿给我看。

玛涅琪卡一时也丢开羞怯, 把她为爸爸刺绣的一个烟荷包拿给我看。

等到我露出赞叹她的活计的样子, 她就脸红了, 凑着母亲的耳朵小声说了几句话。

母亲顿时容光焕发, 邀我跟她一块儿到堆房里走一趟。

在堆房里, 我看见五口大箱子和许多小箱子、小盒子。

“这.....就是嫁妆!

”母亲对我小声说。

“这些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 我看了看那些阴沉的箱子，就开始向两个殷勤好客的女主人告辞。

她们要我答应日后有空再到她们家里来。

这个诺言，一直到我初次访问过了七年以后，我才有机会履行。

这一回我奉命到这个小城里来，在一个讼案中充当鉴定人。

我走进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又听见“轰的一声喊……她们认出我来了……当然了！

我的头一次访问，在她们的生活里成了十足的大事，凡是很少出大事的地方，大事就记得牢。

我走进客厅里，看见母亲长得越发胖了，头发已经花白，正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裁一块蓝色衣料。

女儿坐在长沙发上刺绣。

这里仍旧有纸样，仍旧有除虫粉气味，仍旧有那幅画像和残破一角的镜框。

不过变化还是有的。

主教像旁边挂着彼得·谢梅内奇的肖像，两个女人都穿着丧服。

彼得·谢梅内奇是在提升为将军后过一个星期去世的。

回忆开始……将军夫人哭了。

“我们遭到很大的不幸！”

”她说。

“彼得·谢梅内奇……您知道吗？”

……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和她成了孤儿寡母，只得自己照料自己了。

叶果尔·谢梅内奇还活着，不过关于他，我们没有什么好话可说。

修道院不肯收他，因为……因为他好喝酒。

现在他由于伤心而喝得越发厉害了。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想告他的状。

说来您也不信，他有好几次打开箱子……拿走玛涅琪卡的嫁妆，送给他那些朝圣的香客。

有两口箱子已经全拿空了！

要是这种情形继续下去，那我的玛涅琪卡的嫁妆就会一点也不剩了……”“您在说什么呀，妈妈！”

”玛涅琪卡说，发窘了。

“这位先生真不知道会想到哪儿去呢……我绝不出嫁，绝不出嫁！”

”玛涅琪卡抬起眼睛来，兴奋而又带着希望，瞧着天花板，看来她不相信她说的话。

一个矮小的男人身影往前堂那边溜过去，他头顶秃一大块，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穿的是套鞋而不是皮靴。

他象耗子那样窸窣窸窣地溜过去，不见了。

“这大概就是叶果尔·谢梅内奇吧，”我暗想。

我瞧着她们母女俩：两个人都苍老消瘦得厉害。

母亲满头闪着银白的光辉。

女儿憔悴，萎靡不振，看样子，母亲似乎比女儿至多大五岁光景。

“我打算到首席贵族那儿去一趟，”老太婆对我说，却忘记这话她已经说过了。

“我想告状！”

叶果尔·谢梅内奇把我们缝的衣服统统拿走，为拯救他的灵魂而不知送给什么人了。

我的玛涅琪卡就要没有嫁妆了！

”玛涅琪卡涨红脸，可是这一回却什么话也没说。

“衣服我们只好重新再做，可是话说回来，上帝知道，我们不是阔人！”

我和她是孤儿寡母啊！”

”“我们是孤儿寡母！”

”玛涅琪卡也说一遍。

去年，命运又驱使我到我熟悉的那所小房子去。

我走进客厅，看见老太婆奇卡玛索娃。

她穿一身黑衣服，戴着丧章，坐在长沙发上做针线活。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跟她并排坐着的，是个小老头，穿着棕色上衣，脚上登着套鞋而不是皮靴。

小老头看见我，就跳起来，从客厅里一溜烟跑出去了……为了回答我的问候，老太婆微微一笑，说：“Je suis charmé e de vousrevoir , monsieur.” “您在缝什么？”

”过一忽儿，我问。

“这是女衬衫。

我做好，就送到神甫那儿去，托他代我保管，要不然，叶果尔·谢梅内奇就会把它拿走。

我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交托神甫保管了，”她小声说。

她面前桌子上放着女儿的照片，她看一眼照片，叹口气说：“要知道我成了孤魂！

”那么她女儿在哪儿呢？

玛涅琪卡在哪儿呢？

我没问穿着重丧服的老太婆，我不想问。

不论是我在这所小房子里坐着，还是后来我站起来告辞的时候，玛涅琪卡都没走出来见我，我既没听见她的说话声，也没听见她那轻微胆怯的脚步声……一切都明明白白，于是我的心头感到沉重极了。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编辑推荐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增订版)作者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〇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

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

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诃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